

萧萍 著

感恩的心

铭记一生 感谢有你

请允许我 忧伤地想念

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萧萍 著

请允许我忧伤地想念

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允许我忧伤地想念/萧萍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10

(感恩的心)

ISBN 978-7-5342-6577-8

I. ①请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3186 号

感恩的心 请允许我忧伤地想念

萧萍/著

选题策划	孙建江 吴 山	内文插图	钦吟之
责任编辑	王宜清	美术编辑	胡向涛
封面设计	京格格	责任校对	倪建中
装帧设计	京格格 吴 山	责任印制	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印张 9 插页 9

字数 79000 印数 1—15000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577-8

定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001 故乡：低地与光芒(上篇)

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描述我那江汉平原的故乡，在我十八岁以前的记忆里，它是如此矛盾丰富，充满了一个青春少年眷恋而叛逆的影像。现在呢，或许我更多地很多场合下都平静而固执地书写一个事实，出生地：湖北沙市。只是不知为什么每当写下这几个字，我都分明感到自己在抑制着那些随时涌起来的情感和隐痛——我那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光，我所有的亲人朋友，那大堤外一刻不停奔涌东去的滚滚江水，以及那刻在血液里的乡音——这无法更改和熄灭的一切是如此铭刻于心。

003 祖母绿

奶奶是深夜走的，走的时候非常非常安详。面容宁静清爽。奶奶走的时候父亲一直都在她的身边，父亲说她并没有太痛苦的反应，只是一声很深很长的叹息，过后就走了。我听了心里很震动，我不知道，奶奶那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里都包含着什么，是这一辈子的牵挂、操劳、不舍、艰辛、酸楚以及卑微的幸福吗？

033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

学校西门有一条小巷，小摊贩特别多，我和花儿常在那里。我们老是在看棉花糖的做法，看脚一踩，那里面的机器就飞速地转起来还嘶嘶地响，那一小勺一小勺的白糖变成了细如丝如雾的棉花糖。一毛钱的棉花糖捧在手里，像云一样多，咬一口细丝丝的甜。还有冰糖葫芦，那种叫卖声才叫诱人，“冰糖——葫芦——嗨！”那种抑扬顿挫真是美妙绝伦，让人提着心尖儿总是走不动路。花儿就在我旁边站着，仰着脸看那些亮晶晶的果子。花儿说冰糖葫芦有一种麻酥酥的酸甜。

044 长簪子蝴蝶结

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突地跳开去，穿过院子时我还能感到心怦怦直跳。我没有看清那个说话的人是谁，但“少女”这样一个朦胧美好的字眼就这样在这个夏天走近我了，让我感到一种恍惚的惊喜。那一天我始终心神不宁，空气中隐约着这个季节里栀子的淡香，沁人心脾。我一直到很晚才肯睡觉，我舍不得拆散我美丽的发髻，我悄悄照了很多遍镜子，还用小圆镜子对比着照。最后对着镜子学了一个喜儿跳“北风那个吹”的芭蕾舞动作作为结束。

055 我来看你，青木埂上的外婆

外婆啊如果你在天有灵，你是不是会赞许所有的好孩子有孝顺和感恩之心呢？好孩子姨妈将要用一生为代价来偿还这一切，我相信那不仅仅是品格，也是流在我们血液中的土家的某种宿命和善的烛照。现在呢，外婆，我已经到我们的杨家老屋了，是热心的乡亲带我们去的。我想过一千遍它的样子，可临了到了面前我还是迟疑了，这难道就是“近乡情更怯”吗？

071 旅途：汹涌的船头有一种安宁(下篇)

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种宁静与神秘，可对于出生在江边的孩

子来说，它们都无法和那条大河相比。每当雨季来临的时候，我都独自出行，爬上长满青草和到处是蜜蜂飞舞的荆江大堤，去看那些明晃晃的水。江水那无处不在的暗香与魅惑就这样一点点地升上来，荡漾着。那是一种让人恍惚的兴奋，似乎还带有一丝诡谲与危险的讯息。

073 十六岁的付家坡

当我在火车上打开信的时候，已经泣不成声，我的泪从手指缝里渗出来，我已经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哭泣。当外面的站台渐渐往后移动，当亲人的手越来越小，当母亲突然奔跑在站台上，我开始明白我要真正地离开家了，我就要去我向往的远方，只是这确定是我的道路吗？是妹妹很久以前说过的，那个叫秦文君的人在小说中描述的那个道路吗？

090 写在秋天的一些片段

而我一直相信一个学文学的人，一个未来从事艺术工作的人，应该是富有幻想的、心地单纯的人，一个拥有幻想的人其实也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。这样的纯真之人，他必须是真挚的，没有城府的，是愿意接纳的，是在每时每刻都将你自己的耳朵眼睛鼻子，将所有的感官都打开呼吸的人，是一个能够让心灵放飞自由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有新鲜和好奇的眼睛，才能呼吸、接纳、吸收，以及超越和创造。

104 朋友们，那些清澈的水

这样的下午要有埃及的银盘子，赤脚的足的暗光；要有明艳的油画，鲜艳的滴落的美，以及可以听到月光行走的突出的阳台。你说的，在那个阳台，就在那里听那个长笛的玻璃的阳台，仿佛悬在半空，月光倾洒，夜夜消魂。我惊讶着，连步子都惊讶成无声。这样的下午，这样的梦境的下午，怎么能没有音乐呢，怎么能没有巴赫啊，亲爱的老巴赫，那丰富无比的老巴赫，无以伦比的内心，丧妻之痛，十个孩子的父亲，生活的理由，为睡不着的大公爵写作的幽默、温柔和慈悲心肠，那人间的接纳、隐忍以及天才的超越与俯视，那是全部的丰富和厚度，那是难以企及的难度与高度。

118 家书或断断续续的字

还记得夏天我执意要带他去衢州吗？我说过的，在那慢车上，闷热的车厢，落漆的绿色硬木长椅，风扇转着呼呼的热风。近处到处都是有点臭烘烘的人群，而远处呢，是多么辽阔的山和田野，那些风呢，带着铁路的铁锈味道的风，就这样和那些雪白的快车一起，呼啸而来。那一刻有多恍惚呢，孩孩，我说过的，时光有多神奇啊，在这二十年前的慢车上，身边却是吹着竹子口哨的五岁半的小格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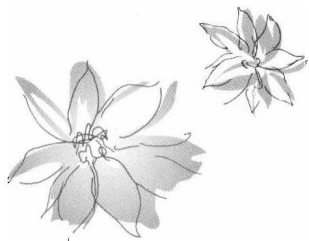
故乡：

低地与光芒（上篇）



其实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描述我那江汉平原的故乡，在我十八岁以前的记忆里，它是如此矛盾丰富，充满了一个青春少年眷恋而叛逆的影像。现在呢，或许我更多地是在很多场合下都平静而固执地书写一个事实，出生地：湖北沙市。只是不知为什么每当写下这几个字，我都分明感到自己在抑制着那些随时涌起来的情感和隐痛——我那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光，我所有的亲人朋友，那大堤外一刻不停奔涌东去的滚滚江水，以及那刻在血液里的乡音——这无法更改和熄灭的一切是如此铭刻于心，只在深夜低低地回旋、幻化成一种深沉而黯哑的嗓音，吟诵着W.S.默温的不朽诗行：

“……那个地方/现在存在于我大脑的眼前/像一片对着满月而放置的灰色草叶/像一片触摸着那里的一切的玻璃平原。”



祖母绿

Zumulu

我总在想，我能在一个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这段文字啊，是在一个雨天呢还是在晴天？

或者是个阴天，南方常见的闷和潮湿，我一个人独自坐着，面前是桌子和稿纸。我背对着门，肩膀因为执拗的想念而变得微微倾斜。这个时候会是个什么季节呢，是那个寒冷的江边小城雾气笼罩着街道，连鞋帮上都是白色的霜花的冬呢，还是满院子都是橘子皮、栀子花，以及头油混合着令人讨厌的蜜蜂的嗡嗡声的夏呢？抑或，就是一个宁静的舒展的春天，阳光厚厚的稠稠的，像蜂蜜一样涂得到处都是，那些叶子青翠浓艳，在阳光下发着暗光，就像是没有杂质的玉。

（祖母绿：英文名称为“Emerald”，起源于古波斯语“Zumurud”，原意为绿色之石。）

“祖母绿”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下这三个字，它们堆满了我可能写字的草稿纸和电脑，可是它又意味着什么呢。奢侈华美，高高在上的绿色宝石，有着显赫的皇家身世与光芒，只是这和我的讲述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些光是黯淡的，是被油烟熏黑了的灯泡，是那些用米汤浆洗过的衣服，在有着青苔的水缸边，在黑乎乎的灶台，以及缺了角的发出嘎吱声的碗柜的边上，沉默地站着的女人——

“奶奶！”

我几乎喃喃地叫出了声音。那些年复一年的岁月，似乎只有和奶奶在一起，日子才显得那么真实和踏实——想起奶奶的一瞬间，我的眼睛立刻充满了泪水，我的胸口就好像有一口悬挂着的蓄水罐子，即使很轻很轻地摇晃，它们也会流下来，像小河那样蜿蜒着，蔓延着，逆流而上，只身来到那个充满了熟悉的马粪和青草味道的江边。从那些高过城市的江堤上眺望，我能看见的，是我小时候生长的城市，那个在地图上行政名称已经被荆州取代的小城：沙市。

在我的记忆里沙市还有什么呢？荆江大堤边上，如果

你顺着那些长满了青草、间或有山羊走动的斜坡下去，你能看见我童年的那些青石板的巷子，它们如此曲折，如此简陋，它们的窗子都有棍子称起的雨篷，并且发出沉闷的噗噗的声音，那些孩子光着脚穿凉鞋扑扑地走过门前……

这或许是关于贫穷的故事。故事里有三个姊妹。她们都没有上过学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文化，她们只会做最笨的针线活。她和她姊妹的眼睛都是先天性高度近视，加上没日没夜的缝纫，几乎都快失明了，可即便这样她们还是没日没夜着，巴望着多些人来做衣服，她们能多些钱贴补家用。好些人都来了，可是他们从来就是赊账的，他们总是说到年底结，他们把胸脯拍得啪啪地响，还说到时候保险一个子儿都不差你们的。

她们的运气真好哦！她们真的等来了这一天啊，这也是她们平生见到的最多的钱，那是整整一麻袋的钱——那一天从清晨就不断有人敲门，所有人都神色匆忙地丢下过去欠的工钱又匆忙离开，一沓两沓三沓四沓……那可是她们辛辛苦苦整整做了三年的工钱啊，居然整整装了一麻袋！三姊妹惊讶兴奋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她们的脸通红通红，早已经忘记了手上那些被针扎出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。她们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和期待，给刚上学堂的弟弟买毛笔，给妈妈买块布料，给自己买什么好呢，大姐的鞋子破了，老二想要手套很久了，老三最想吃姜糖和早堂面……

可是还没有等她们想完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这一麻袋的钱即将一文不值，化为废纸一堆——那是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，在这场民间俗称“塌钱”的风暴中，有无数普通的老百姓遭殃，而三姊妹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其实也有好心人告诉过她们，就在“塌钱”的临界点上，他们说：“赶快去松滋啊，去岑河啊，赶快去那些地方换些木材或者粮食啊，要快些，把钱换出去，那边的钱还没有塌！趁早！来得及！”

最终，她们没有去。她们老老实实在家里，惊恐万状，等着厄运一点点地逼近。她们的母亲始终没有动过地方，从得知这麻袋即将成为废纸起，她们的母亲就这样长跪在佛像前，默默垂泪——这个吃斋念佛的女人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也实在做不出来把钱赶着换出去，去让别人遭殃的“黑良心的事情”啊。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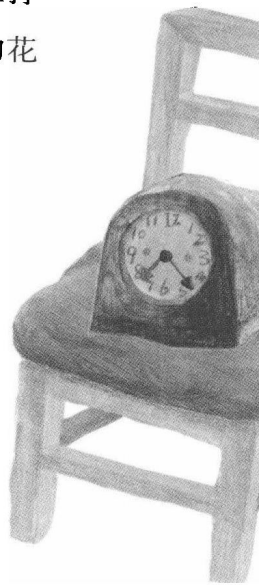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奶奶每次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依然忍不住情绪激动。奶奶一直都是非常温和的人，可是每次说到她和两个妹妹的这段往事，她的脸色会因为微微的激动而泛红。临了她会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眼睁睁地看着票子塌在自己手里，你说我们屋里的人真要好苕就有好苕！”

奶奶是用沙市方言说的，“苕”是我们当地的土话，就是笨、反应慢、好欺负的意思。她的语气在激动中有抱怨，

可更有揶揄的成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的眼光就会移到那张老式的五屉桌，它紧靠着已经有些发黄的纸糊的板壁。从我记事起，那儿就有一张铅笔的素描画像，那是奶奶的母亲，她有着和奶奶非常相似的眉眼，平静谦卑、逆来顺受的神情。

我总在想，她每次能听到奶奶的讲述吗，她会怎么想呢？我当然无法知道，我只能从我的角度望着画框里的曾祖母，她的面容是如此慈爱和平静，她那有些凹陷的眼睛里是拂不去的悲哀。在她的画像的下方是一只玻璃罩子，那里面的钟表在哒哒地走着，那时候微微甜润的空气和干燥的花生的香混合在一起，我知道那是奶奶刚刚从小摊打来到零拷的蜂蜜，还有，缺了一角的瓷盘里爷爷喝酒的花生米……

在我童年记忆里永远都站着脾气暴躁的爷爷。他似乎对所有人所有事都不满，他是固执的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傲气。他常常会无端地发脾气摔东西，或许仅为一只小小的袖套没有能及时套上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奶奶的争辩，一句也没有，一次也没有，在那个暴跳如雷的早上或者晚上，奶奶就像一片最轻最轻的云那样，默默地收集和擦洗身边的天空的污秽。“他就是这个脾气嘛。”奶奶总是淡淡地说。



在我和奶奶的有限交谈中，我从来没有去问过她关于爷爷的看法，她到底有没有恨过，怨过，不满过呢？她觉得幸福吗，这一切我都无从知道，我常常听到奶奶只有最简单的话：“反正人都是命哪。”

而只有在红灯收音机的红灯燃起来的时候，爷爷的心情才渐渐好起来。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听收音机里的《岳飞传》、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而只有在那个时候爷爷才心情好起来，偶尔哼两句京剧，让奶奶把萝卜丝烧鱼头端到炉子上再热一下，他自己抓一小把带壳的花生放在我前面。我得承认那是我到目前为止，吃过的天底下最好吃的花生了。

爷爷喝的白酒是奶奶从杂货铺买的散装酒，就装在那种医用的葡萄糖的瓶子里，那种橡皮的塞子，轻轻一拔，发出噗的一声。我喝过一次，那种辛辣立刻让我做出最难看的鬼脸，而爷爷也发出难得的呵呵的笑声。那一刻是温馨无比的，我总能看见奶奶的脸在热的蒸汽里荡漾，她的皮肤像玉那样在暗处发着光，可我从来没有看见奶奶用过任何护肤品。

（祖母绿，后演化成拉丁语 Smaragdus，大约在公元 16 世纪左右，成为今天英文名称。它原译为“助木刺”，《西厢记》中译为“祖母绿”，后流传至今。）

一盒蛤蜊油能用两年的奶奶，她还做过些什么呢——她帮人家洗衣服，看孩子，手工锁边，拆线头，糊小火柴盒，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糊大的装日光灯的瓦楞纸盒子。冬天奶奶坐在那里，将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，她对关心她说，没得关系我在做事情一点不冷，你看我穿了一件两件三件……临了，她由衷地感叹：“唉，我只愿哪天能不欠账，日子就好啦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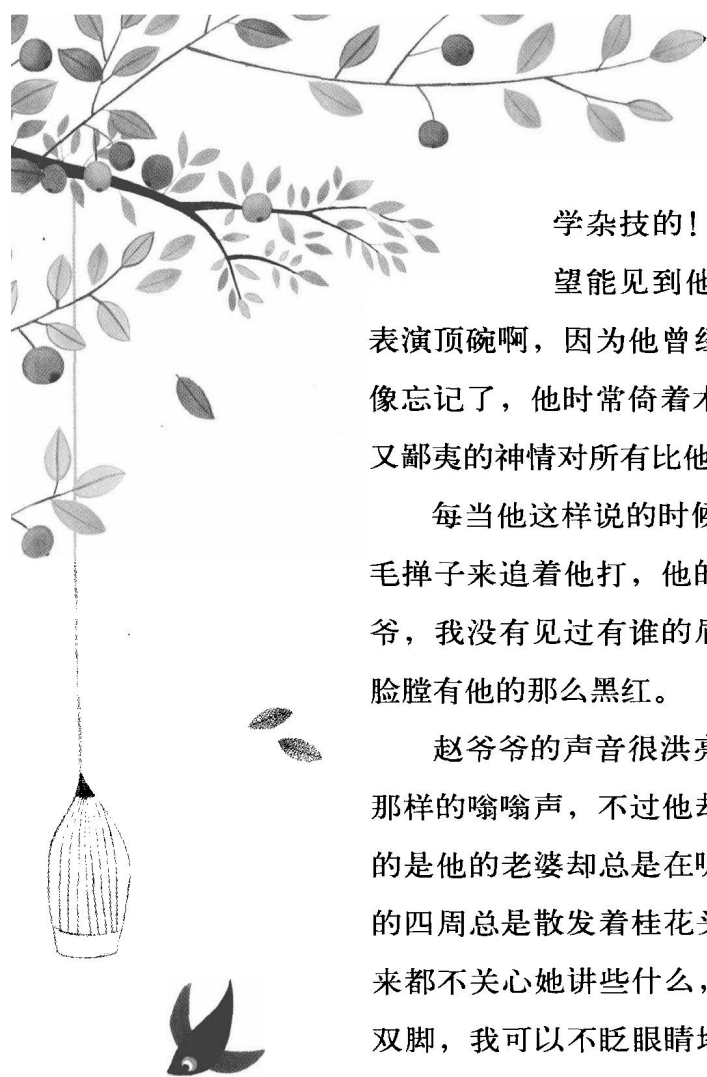
一辈子欠账、生活在忍耐、恐惧和举步唯艰之中的人，她就是我的祖母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——祖母，这个丝绒般的词汇，在我心里似乎那是属于书上才有的称谓，那不是生活。所有真正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书上的那些词汇，可生活又到底是些什么呢——

生活是很久以前我走过的毛家巷那条泥巴的路，是青石板的民乐直街，是那里面充满了起伏的叫卖声，是鸡鸭臭烘烘味道的泥泞街道，太阳的光线在灰尘中像粉末一样地投射到这个长长的沸腾巷子里。在民乐直街7号的大门口永远坐着的、像一只阴沉着脸的驼背狗的四儿，那个总挡住我的去路必须要大声喊他冯爷才能放行的老头，还有每天都快活的白胖白胖的拉二胡的瞎子长生，我躲着那个擦着胭脂穿红戴绿的自言自语的疯女人，却羡慕着对面台阶上梳高高发髻的玉儿和艾儿，她们像女特务一样美丽邪恶……我那在外地教书的大爹，他每月都会从邻县的公安

写来寥寥几行的信给奶奶报平安，他的信封上总写“母亲大人苟招桂”、“民乐直街7号，后进!!!”——那后面三个实心的感叹号一直都让我记忆深刻强烈，他好像是怕邮递员迷路了似的……

现在我就要从7号门口往后走了，我要走过李爷爷和四儿的家。过了那个天井，左边就是一个窄窄的楼梯，那是个无比陡峭令人害怕的楼梯，那个名叫丹丹的孩子就是从上面不小心滚下来摔死的，她只有一岁半，在我的记忆里她的眉心点了一个红状元（朱砂），像一个面娃娃。再往后去是一个高的青石头做的门槛，那里的房间似乎永远关闭着门，我只记得有一回它打开过，是因为大家去闹洞房，我曾经在满地都是彩纸的地方穿过来穿过去，看男孩子捡鞭炮和糖。我闻到那种硫磺的烟味萦绕着满屋子白色的家具，却怎么也不记得新娘子到底长什么模样。

再往后的巷子更窄了，地也就更潮湿起来，那种缝缝里的霉味都好像要跟着你渗到你的头发里。那个大堂屋，其实是那里前前后后住着的人们公用的厨房。水池和案板都是自己砌的，灶台因为长年的油烟都是漆黑一片。那里还有一口大的褐色的陶瓷水缸，喝的水用的水都在那里存着。堂屋靠右手的地方有一架木头的老楼梯通向二楼，它的扶手是那么光滑，只有一次挂破了从上面滑下来的周兵的裤子。他是一个鬃发的男孩，而且都说他是荆州杂技团



学杂技的！我很羡慕他，我多么渴望能见到他在这个堂屋给我们单独表演顶碗啊，因为他曾经答应过的——可是他好像忘记了，他时常倚着木头的楼梯栏杆，用骄傲又鄙夷的神情对所有比他小的孩子说：“去去去！”

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的爷爷就会抽出鸡毛掸子来追着他打，他的爷爷就是拖板车的赵爷爷，我没有见过有谁的眉毛有他的那么长，谁的脸膛有他的那么黑红。

赵爷爷的声音很洪亮好像是从胸部发出的钟那样的嗡嗡声，不过他却很少很少说话。有意思的是他的老婆却总是在叽叽喳喳地和人说话，她的四周总是散发着桂花头油甜腻的味道——我从来都不关心她讲些什么，因为我只感兴趣她的那双脚，我可以不眨眼睛地一个上午都盯住她的脚看，我很担心她会摔倒，因为她的脚简直小得像真正的粽子一样，而她的人却是很高很壮的！我们都叫她杨奶奶，她永远在嘴角边叼着烟，而她叼烟的那一侧眼睛因为怕烟熏着，总是半眯着的。她总是穿自己做的布鞋，滚边和搭襻包起一双小脚，走起路来咚咚咚蛮神气的。我很少去她家里玩，因为我有点怕她，她会一种可怕的民间的方

子，是用烫的青石头涂了药汁来烧你脸上的癣，我不知道我小时候长的癣是不是就这样治好的，反正我怕极了她。

现在我还要拐弯向后，过了堂屋还有厨房的水缸就要百分百的安静了，因为那个下巴上有一颗痣的李奶奶在新纱厂上班，她永远都戴蓝色的袖套、白帽子。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在做夜班，所以我和奶奶很长时间都只能在白天的时候说悄悄话，因为奶奶的家和他们家仅仅就隔一层薄薄的木头板壁。

现在我们终于到达我奶奶的屋子了。

每次走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后院透过来的光，在巷子快到头的时候，你能看到我的奶奶了。她是高大的女人，皮肤雪白，而现在她佝偻着腰，沉默地用右手捶着背，她的左手总是搭着凉棚往有光线的这边看。奶奶是先天性的高度近视，她还有白内障，所以对她来说每个人都是影子而已。可这并不妨碍她对所有的影子露出温和的笑容。在夏天她有时候会坐在门口，一把用布包了边的蒲扇轻轻地摇。更多的时候她在厨房忙碌，在院子的下水道旁边浆洗一家人的衣服。而下雨的天气，家里的水泥地面全是湿漉漉的，那就是奶奶说的“吐潮”。没有比这个词更准确的表达了，地面就像扁扁的不断吐出水汽的鱼，到处都是湿的，湿的……

如果下大雨台阶上的那个阴沟不是那么畅通，那便是